溫庭筠《更漏子·玉爐香》 姓名：

玉爐香，紅蠟淚，偏照畫堂秋思。眉翠薄，鬢雲殘，夜長衾枕寒。

梧桐樹，三更雨，不道離情正苦。一葉葉，一聲聲，空階滴到明。

注釋

1. 漏子：詞牌名。它類似淵源於歐洲中世紀騎士文學的《小夜曲》，歌唱的是午夜情事。
2. 畫堂：華麗的內室。
3. 鬢雲：鬢髮如雲。
4. 衾：被子。
5. 梧桐：落葉喬木，古人以為是鳳凰棲止之木。
6. 不道：不管、不理會的意思。。

語譯

　　玉爐散發著爐香菸，紅色的蠟燭滴著燭淚，搖曳的光影映照出華麗屋宇的淒迷。她的蛾眉顏色已褪，鬢髮也已零亂，漫漫長夜無法安眠，只覺枕被一片寒涼。

窗外的梧桐樹，正淋著三更的冷雨，也不管屋內的她正為別離傷心。一滴一滴的雨點，正悽厲地敲打著一葉一葉的梧桐，滴落在無人的石階上，一直到天明。

賞析（<https://bit.ly/3Q4ArLM>）

　　溫庭筠共寫過六首內容相仿的《更漏子》。這首《更漏子》，借“更漏”夜景詠婦女相思情事，詞從夜晚寫到天明。

　　開頭三個字，表面看是景語，不像後來李清照《醉花陰·重陽》的“薄霧濃雲愁永晝，瑞腦消金獸”含有以爐煙裊裊來表示愁思無限的意思。次句“紅蠟淚”就不同了：夜間燃燭，用以照明，但多了一個“淚”字，便含有了人的感情。說“玉爐”，既見其精美，又見其色潔；“紅蠟”則透出色澤的艷麗而撩人情思，而閨中的寂寞也隱隱流露出來了。“畫堂”，寫居室之美，與“玉爐”、“紅蠟”相映襯。這句緊承上句，說紅蠟所映照是畫堂中人的秋思。“秋思”，是一種看不見、摸不著、深藏於人心中的情愫，紅蠟是不能“照”到的，可是作者卻執拗地強調“偏照”。“偏照”者，非照不可也。這一來，將室內的華美陳設與人的感情，巧妙地聯繫起來了。此刻，在這美麗的畫堂中，冷清寂靜，只有玉爐之香，紅蠟之淚，與女主人公相伴，不管它們是有意、無意，但在她看來，卻是“偏照”。至此，是蠟在流淚，抑或人在流淚，渾融一體，更反襯女主人公的“秋思”之深。概言之，第一句主要是襯景，二句景中含情，三句感情色彩強烈，女主人公的愁腸百結，呼之而出了。陳匪石云：“詞固言情之作，然但以情言，薄矣。必須融情入景，由景見情。”（《舊時月色齋詞譚》）這裡“融情入景”是逐步深入的，至“偏照”始噴涌而出。

　　“眉翠薄，鬢雲殘”，兩句寫人。以翠黛描眉，見其眉之美。鬢雲，是形容美發如雲，可知其人之美。但緊接著用了一個“薄”字，一個“殘”字，景況便完全不同了。“薄”字形容眉黛褪色，“殘”字描繪鬢髮不整。這兩個字反映出她輾轉反側、無法入睡的情態，不僅寫外貌，也同時寫出了她內心難言的苦悶。“夜長衾枕寒”，繼續寫思婦獨處無眠的感受，它不僅點明了時間：長夜漫漫；寫出了人的感覺：衾枕生寒，如李清照懷念外出丈夫時的“半夜涼初透”。由此可知上面的一切景物，都是夜長不寐之人目之所見，身之所感。這些景物如粒粒珍珠，用“秋思”這條線把它們串了起來。

　　上闋寫畫堂中人所見，下闋從室內轉到室外，寫人的所聞。秋夜三更冷雨，點點滴滴在梧桐樹上，這離情之苦沒有人可以理解。它與“偏照畫堂秋思”呼應，可見“秋思”即是離情。下面再作具體描述：“一葉葉，一聲聲，空階滴到明。”瀟瀟秋雨不理會閨中少婦深夜懷人的苦情，只管讓雨珠灑在一張張梧桐葉上，滴落在窗外的石階上，一直滴到天明，還沒有休止。秋雨連綿不停，正如她的離情連綿無盡。李清照《聲聲慢》：“梧桐更兼細雨，到黃昏點點滴滴，這次第，怎一個愁字了得。”由玉爐生香、紅蠟滴淚的傍晚，到聞“三更雨”，再看“滴到明”，女主人公的徹夜不眠，當然更非“一個愁字了得”了。

　　這首詞通首寫畫堂人的“秋思”“離情”，上闋的意境，在《花間集》中頗常見，下闋的寫法則獨闢蹊徑。陳廷焯說“梧桐樹”數語，用筆較快，而意味無上文章之厚。其實，“用筆快”如果一瀉千里，言盡意止，固然不好；但這裡並非如此。譚獻說“梧桐樹”以下似直下語，正從“夜長”逗出，亦書家“無垂不縮”之法。書法中的所謂“垂”，指豎筆；在作豎筆時，最後須往上逆縮一下，使字型不失其氣勢。比之於詞，即是看似直率，縱筆而下，但須頓挫深厚，跌宕而有情致，似直而實紆也。《更漏子》下闋，寫梧桐夜語，正有此特色。這裡直接寫雨聲，間接寫思婦，亦是“夜長衾枕寒”的進一步說明；但整夜不眠卻仍用暗示，始終未曾點破，這就是直致中有含蓄之處。所以說此詞深得書家 “無垂不縮”之法，即是指它“直說”中仍適當地配合以“含蓄”，否則便會使人有一覽無餘、索然寡味之感了。宋人聶勝瓊《鷓鴣天·別情》詞有句云：“枕前淚共階前雨，隔個窗兒滴到明。”當是從此詞脫胎而來，寫得語淺情深；但全詞並不像此詞上下片濃淡相間，又缺乏轉折變化，相較之下，韻味亦是略遜一籌。

補充

1. 漁。